

敬悼「鐵軍」張向公

鄭 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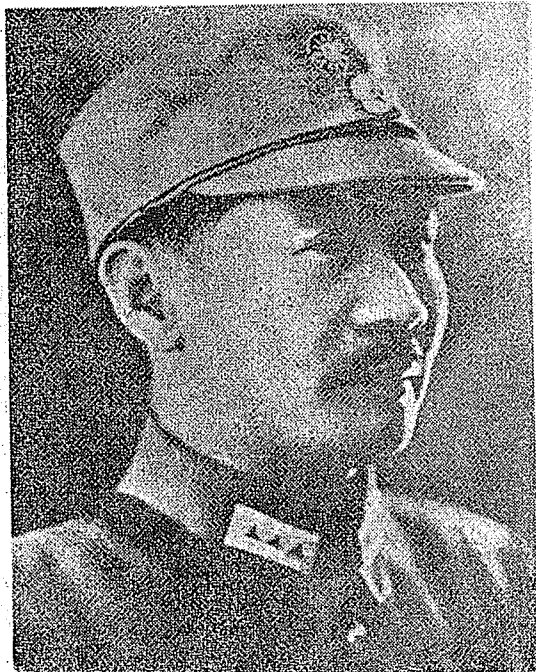
「鐵軍」善戰舉世同欽

代名將張發奎向華先生，不幸以心臟病猝然逝世香港，噩耗驚傳，海內外無不同深悼念。

向華先生早歲參加革命，列身戎行。其彪炳戰功，威震中外，名彰史冊。今已克盡了對黨國的責任，且以八四高齡安然逝世。就他自己個人而言，固已毫無遺憾。但丁此赤禍滔天，大慈未除，神州未復，萬方多難，遽然凋喪這一位元老宿將

，則誠是國家的無限損失，怎不令人悲慟莫名！我會輓以聯云：「百戰奠山河，大將高功光史冊；一心維黨國，萬方多難念著勳」，完全是一時觸發的我對他景仰懷慕之情。

向華先生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即以饒勇善戰的赫赫威名，著稱於世。他率領的第四軍第十二師健兒，以寡敵眾，擊潰了吳佩孚的主力，攻克汀泗橋，奠定了長驅直進的勝利基礎。向華先生旋晉陞第四軍軍長。當攻下武漢，舉行慶祝



民國二十八年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坐鎮柳州指揮大軍與日敵浴血大戰於崑崙關克復南寧時的張發奎將軍。

會時，當地民衆曾以廢鐵鑄成一只盾牌，送給第四軍，因而第四軍亦就被世人美稱之曰「鐵軍」，鐵軍軍長張發奎的大名，也響遍了世界各地。其時我正留學法國，常在法報中看到鐵軍張發奎部節節勝利的捷報，而且連外國同學知我是廣東人，見面時亦常豎起拇指，大讚廣東鐵軍了不起。使我對張將軍仰慕至極，却恨未曾獲瞻風采。但可喜幸的，就是我的胞叔軍凱，那時正在張將軍的麾下任連長。後來從家信中，知悉汀泗橋之役，家叔正是負責進攻的先遣部隊，雖對戰役經過未得其詳，而捷訊陸續傳來，我也似有莫大光榮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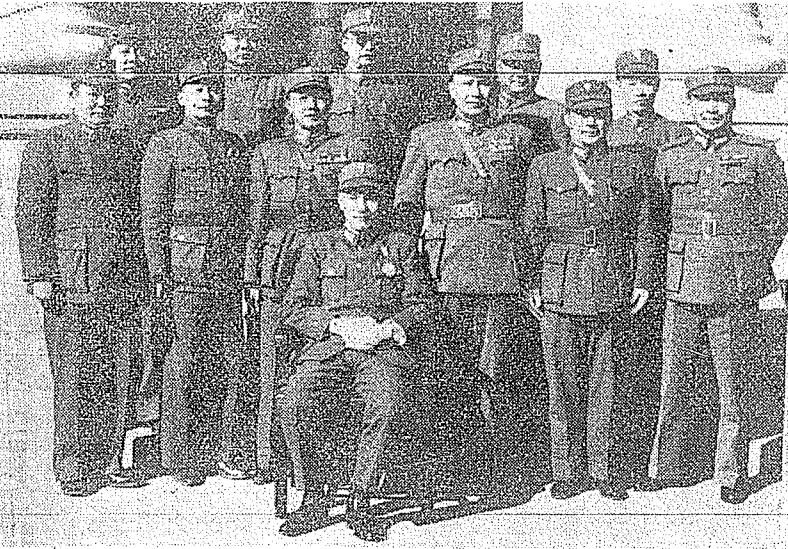
「大王」其號聞閩不驚

向華先生知名甚早，他飲鐵軍將軍美譽之日，纔剛過「而立」之年，他在軍中資格老，聲望隆。一般久任教師的，人家說他「桃李滿天下」，將軍則可說得起「部屬滿天下」，因此，人皆尊稱之曰「向公」。又因他早年曾奉命收編數百土匪，任營長，把那羣三五岳人物，帶得成爲很像樣的一支軍隊。但同僚却戲呼之爲「山大王」，後來甚至其部下，亦有在背後跟着稱之「大王」者，故「張大王」之名，也普遍地傳開了。有些同輩老友或新聞記者之類，偶而當面亦以「大王」稱之。他性情豪邁直爽，也笑而領之，絕不以此爲忤。我因家叔係其直接部屬，在書信上及閒談中尊稱其爲世伯，但有些場合中亦隨衆稱之曰向公，所以下文也就簡稱「向公」了。

共赴國難忠藎精誠

我雖久已欽慕向公的德業事功，但可惜未曾有機會直接追隨他作事。當我國抗日戰爭中期，我奉派任廣東省政府祕書長的職務。廣東省政府原也在向公所任的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轄下，而且長官部原亦設在廣東省府所在地的曲江。但當我於民國廿九年冬到達曲江時，第四戰區的長官司令部已移設於廣西柳州，負責指揮桂南方面的作戰。曲江則另設第七戰區，由原第四戰區余副司令長官漢謀（曄奇）升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廣東

省府也改隸於第七戰區範圍了。因此我只能向公偶爾因公蒞臨曲江時，晉謁致候而已。迨抗戰勝利，向公揮軍回旆廣州，接受日本華南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的投降，旋奉命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主任。當時我服務中央，有一兩次由京返粵，亦曾至行轅謁候。行憲開始，向公以國民



蔣公與各戰區司令長官合影。二排左二為張發奎將軍。

大會代表赴京開會。我因工作關係，與向公也每有接觸，然而上述這些晤見的時間都甚短暫，實在沒有機會作深長的敘談。大陸陷共後，我隨政府播遷來台，而向公則隱居香港，更鮮會晤。直至民國六十一年，向公鑒於世界局勢風雲譎幻，美總統尼克森竟赴訪大陸匪區，日本田中內閣又搶先承認匪偽政權。他認為我全國必須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嗣又聽到先總統 蔣公政躬違和，乃由港專程來台探視，並即在台北定居下來，時或返回港寓，照料港中事務，往返跋涉，不以為勞。六十四年四月，蔣公逝世噩息至港，向公更立即來台奔喪弔祭。而且當他匆猝趕到中華航空公司搭機時，航空公司見其所持入境證已過期限，不敢貿予機位。向公乃對他們曉以大義，並且說明願代他們負擔一切責任，即使抵台後被拒入境而返回香港，他亦算盡了自己對 蔣公的一片忠誠而甘心。航空公司人員受了他的感動，也就給他劃了機位，一面電告台方。於是由國民大會等機構派員趕往機場，替他補辦入境的手續。向公一下飛機，便即前往先總統 蔣公靈前鞠躬致奠盡禮，充分表現其對 蔣公忠誠虔敬的心事。向公自來台定居之後，年前我因服務總統府，乃得較多機會和向公晉接，承他給我很多鼓勵和勗勉，而他對家叔軍凱這位老部下，關懷備至，一片深厚的情味，至足令人感銘五中，當我以往尚未見過他，親接其言論風采之前，震於他的赫赫威名，想像中總以為必然是一個威猛嚴肅凜不可犯的人物。可是及至晤談以後，深覺他不

但沒有官架子，更看不出他有半點趕赴武夫的模樣，而且待人親切有禮，言談爽直而富有風趣，只是令人覺得藹然可親。而且他的個子既不是魁梧奇偉，又無凌厲之氣，不識者那裏想得到他竟是一位戰功彪炳，威風八面的大將軍呢？關於向公的生平種種，由於我相從日淺，自己親炙見知的實在不多。但因家叔以及許多朋友和同寅，都會是向公麾下舊屬，故亦每從他們口中，常常聽到道及向公的嘉言懿行。

據說，向公自十五六歲的少年時，即懷抱遠大的志向，從其故鄉粵北始興前往廣州。初考入設在增步的工業局當學徒，旋復毅然投身軍旅，並加入國民黨的革命行列。值廣東陸軍小學招生，他乃投考獲取，畢業後復被保送武昌第二軍事預備學校。但在民國五年，他因志切參加討袁革命行動，且由於當年 國父左右得力助手朱執信先生之邀，即輟學隨同朱先生奔走各地，擔任聯絡及運送械彈等工作，備極危險辛勞。到民國九年，桂系軍閥莫榮新等盤據廣東， 國父及朱執信先生等都已去了上海。向公乃赴閩省，投入革命部隊粵軍第一師鄧仲元（鏗）的幕下，初任幕僚，後當營長。粵軍回粵驅走了桂系軍閥之後，民國十年 國父亦由滬返粵，就任非常大總統。在總統府成立警衛團，由原第一師的參謀長陳可鈺出任團長，向公也被調任為該團的第三營營長。 國父於民國十一年平定桂省後，即出師舉行北伐，警衛團亦參與北伐行列。當北伐大軍出發至粵北贛南間時，因陳炯明陰蓄異志，對北伐大業諸多掣肘阻撓，致令前方部隊補給困難。 國父

乃親回廣州坐鎮籌劃。不料陳炯明竟冒大不韙，有炮攻總統府的犯上作亂之舉。國父蒙難於永豐艦中，後脫險赴滬，策劃號召各方討賊。陳逆



前行政院院長今總統蔣經國先生（右）與張發奎將軍晤談時留影。

為欲消滅前隨 國父北伐尙留在粵贛邊境之部隊，便唆使逆部北上追擊，時向公之營在始興，因對逆部作戰劇烈時與大隊失去聯絡，未能隨同大隊撤回東江，乃退入附近一帶山區打游擊，過著有如「山大王」的生活。向公每和部屬閒聊，談及這一段往事，便笑著說：「人家常呼我『山大王』，那時儼然變成真正的山大王了。『可是，話雖如此，他却嚴予約束部下，秋毫無犯，固不像一般土匪的打家劫舍，反而和當地民衆，相處得十分融洽，獲得很多協助。使陳部叛軍，莫奈之何。不久，粵湘滇桂各路討賊大軍反攻，克復了廣州。向公乃率部回來歸隊。十餘年後，我偶爾往遊曲江南華，還聽到當地人士，津津樂道『張大王』這段事蹟。」

治軍三禁將士用命

據家叔軍凱說：向公所部的軍風紀極爲嚴厲，在其任第四軍軍長時，曾頒令三禁：不准逃亡，賭博及嫖妓，犯者嚴懲。戒令一下，人莫敢犯。蓋因他平時待部屬最爲關懷愛護，有如父兄之對子弟一般，故大家亦敬之愛之，甘受其約束。是以第四軍戰必勝，攻必克，破敵如摧枯拉朽，號稱鐵軍者，皆由將士用命，並非偶然倖致的。至於向公對其長官的尊敬有加，亦至難得。上文說過他對先總統 蔣公的一片忠誠崇敬之情，便見一斑。家叔又說：北伐初期，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留守廣州，由副軍長陳可鈺率領第十師陳銘樞部及第十二師向公之部出發。後來陳副軍長因嚴重肺病，回粵醫理

調養。回公亦已因戰功升了第四軍軍長。由於陳公是向公的老上司，同時又是深得其提拔的，因此向公對陳公執禮至恭，即在戰事緊張張軍書旁午之際，亦不忘對陳公病體的關懷，時致慰候。在對民衆方面，向公確能實踐了革命軍隊和民衆相結合的信條。過去在軍閥跋扈橫行時期，軍行所過，動輒強拉民伕及強迫地方紳商籌餉，使民衆畏之若洪水猛獸。向公則嚴令部屬，不准強行拉伕，不准就地籌餉。這樣一來，民衆不特不覺得革命軍可怕，反而覺得可愛，乃自動的樂與合作。關於行軍運輸，固然得到很大的方便，對敵偵報，也獲得更迅速確實的消息。帶着這支建築在民衆基礎之上，得到廣大協助而訓練有素的革命軍隊，當然也是向公克敵致勝一項重大原因。

指揮若定上蔡大勝

向公帶兵作戰數十年，南征北討，安內攘外，先後由他指揮的大小戰役何下千百次？其赫赫輝煌的戰績，自非我所能詳。而且在官方的戰史上，也一定有所記載。在這裏我只就其最出色而又爲其親朋熟友所樂道的，略說一二。在世人的心目中，上面說過的汀泗橋之役，自然是很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據說向公自己認爲最得意而又有趣，每常對人樂道者，却是民國十六年對奉軍鏖戰於河南上蔡之一役。當時革命軍打敗了吳佩孚和孫傳芳，已經平定了長江以南諸省，方再乘勝大舉繼續北伐。北方軍閥以奉軍張作霖爲首，聯合了吳、孫等殘部暨張宗昌、褚玉璞等部，分路向革命軍反撲。更以奉軍的主力十餘萬，由張學良

率領，自鄧州沿京漢路（後改稱平漢路）及兩側南下，欲攻取信陽以直下武漢。向公時任京漢線前敵總指揮，率同第四軍及第十一軍入豫迎敵。第四軍在上蔡與奉軍精銳富雙英部遭遇，激戰旬餘，互不相下。以兵力及武器裝備言，奉軍均較優，且地屬平原，無險可據，守禦較難。至最後接戰的那一天，自晨至暮，鏖戰竟日，第四軍傷亡慘重，漸形不支（家叔軍凱亦於是役腿負重傷）。有請下令撤退者，但向公堅持不准後退，並嚴令在後面的預備隊伍火速上前增援。部下向來絕對服從，只得拼力死戰。原來向公也已覺得不容易再戰，但見時已黃昏，若一退步，敵軍掩來

追襲，結果將不堪設想。故想藉後隊增援，挨至天時入黑，然後逐步拔陣後撤，俾可減少損害，保全較多。殊不料即在此刻，竟看到了奉軍急忙後退模樣。向公立命發號衝鋒，全軍創病皆起，向敵勇猛追擊，一直追到周家口，於是把奉軍最精悍的第十一軍全部俘獲，連其悍將富雙英亦被生擒。這役之勝，確有點出人意外，連向公自己也感到狐疑莫釋。聽說幾年後向公會與張學良相遇於海外某地，大家談及此事，張學良問向公當時何以堅守不退。向公說：我原要支持到入黑即退，但你們却為什麼先撤走呢？張學良告訴他：因為接到馮玉祥部隊已經東出潼關的報告，深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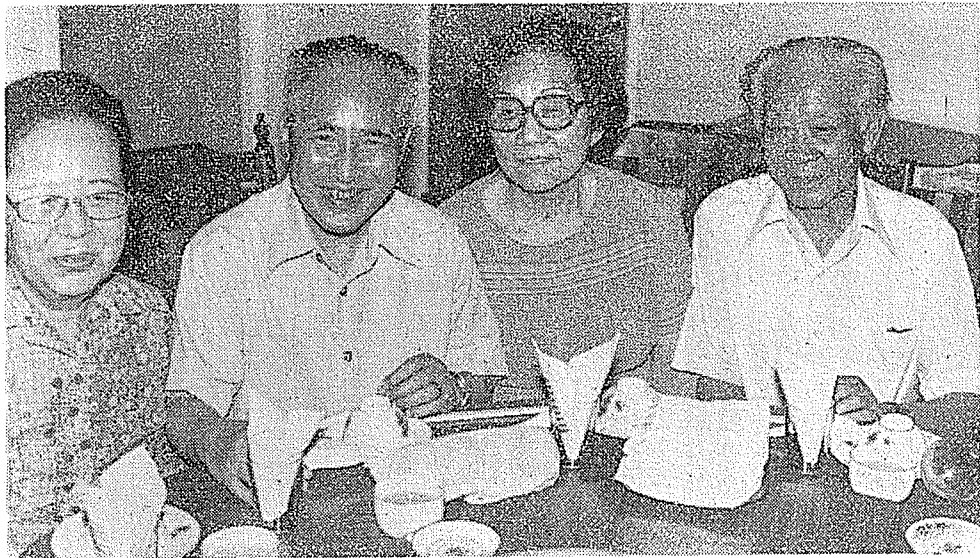
張發奎將軍與夫人銀婚紀念時攝。

鄧州有失，後無退路，故急令後撤，同時還預料你們經過鏖戰多日，傷亡纍纍，已無追擊的能力，怎知道你們却這麼勇猛，使我們吃了大虧，幾乎一蹶不振，不得不撤回黃河以北了。聽了向公憶述的兩張這番對話，使我們瞭解得到，奉軍之急退，縱使還有其他原因，但假如當時不是向公那樣指揮若定的堅持不動，屹立如山，而把兵先撤的話，則其後果如何，恐怕是適得其反了。由於這一仗，把奉軍最強悍，在北方也有鐵軍之稱的富雙英都活捉了，使那些北方軍閥聞革命軍之聲而喪膽。張宗昌、褚玉璞等固不堪一擊，就是最倔強的張作霖，也都在各路革命大軍尚未會師北平，即倉皇棄城出關，竄回東北老巢去了。張作霖在途中皇姑屯被日人陰謀炸斃。而張學良跟著便在東北易旗，宣稱歸政中央，完成了全國統一之局。因此說上蔡之戰，繫乎整個局面成敗的關鍵，實在並非誇張之言，怪不得向公認為得意之作。而向公談來只是覺得有趣，却沒有以此自矜之意，更足見其坦白真誠之可敬可愛。

擊退日寇克復南寧

在對日抗戰期間，民國廿六年八一三淞滬戰發，向公出任淞滬方面的右翼總指揮率部據守浦東一帶。廿七年秋冬間保衛大武漢之役，向公任第二兵團司令官，率部據守長江南岸自九江迤西之線。敵俱未敢向向公所守陣地正面侵犯。廿八年向公出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負責兩廣地區對敵作戰。先是日軍於廿七年冬侵略廣州，欲打通粵漢線，以隔斷我東西兩截，不能相應。却被我阻阨於粵北而未逞。廿八年底敵又登陸欽州灣，

侵略廣西南寧，企圖進窺雲貴，以拊我抗戰後方



張發奎將軍偕夫人（右一、右二）與本文作者夫婦合影。

根據地四川之背。向公奉命調桂，坐鎮柳州，指

揮各軍，與日敵浴血大戰於崑崙關一帶。卒將敵勢遏阻，盡殲其主力坂垣師團，克復南寧。驅使日寇退走，其後即不敢再犯。這也是向公的一件得意之作。

回國定居欣讚中興

向公愛護黨國，情至殷切，故對反共復國基地台灣的情形亦至關心。他自返台定居之後，每有機會，即偕人前往各地參觀考察。當其看到各項建設的突飛猛進，而民衆皆樂業安居，生活舒適，認為我們復國建國必勝必成，確已顯出了最光明的前景，極感欣快。因此他對前任行政院院長今總統經國先生之積極推動建設的精神魄力，以及其不辭勞累，經常深入民間，痾瘵在抱的愛心，深致敬佩，常在人前讚不絕口。向公爲了促進海內外全國同胞之團結精誠而同國定居，眼看年來國人團結奮發自強的現象，喜慰無已，尤其對海外華僑愛國反共熱誠，稱揚至再。他一向重視海外僑胞，以前他數度環遊海外各地，所到之處，無不竭力鼓舞華僑，勸勉華僑協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各地僑胞們亦對向公十分崇敬，他行踪所至，無不獲得僑胞們的熱烈歡迎。近年向公年邁，未再外遊，但仍關懷華僑情況，每常向我詢問及之。他並說，華僑是復國建國的一支鉅大力量，我們必須盡力愛護華僑，緊緊僑心，爭取僑力，千萬不宜大意，以免共匪的統戰陰謀得逞。

人天遽隔永懷典型

向公帶兵，對部下寬嚴相濟，恩威並施，上已經敘及。他尤極富念舊之情，時時對昔日僚屬多所照顧。當匪陷大陸時，有些嘗在他幕下做過記室的文職部屬，遠離香港，生活發生困難。他便籌資和人合作，辦了一所學校，又辦了一家晚報，俾他們都得一枝之棲。後來他所出的資金差不多花光了，而那些部屬也都各自有了謀生出路，才把學校和報館結束。又家叔軍凱，去秋年屆九秩。生日之前，向公即提議爲家叔祝壽，並說他樂意領銜署名發起。但家叔以國難猶殷，避免鋪張，固辭不敢接受。然到時向公雖因事留港，却特題就賀詞，派人代表親臨祝賀。盛意殷拳，感篆何已。

最近向公由台赴港之前，適值粵劇名伶新馬師僧鄧永祥兄，亦由港來台義演，他們也是相熟的。我曾請向公及張夫人，鄧永祥兄伉儷等，同到舍下，便飯一敘。餐後並共攝一照以留紀念。隔不幾日，向公便已赴港。我想，這張照片，或可能是向公在自由中國最後的一張遺照了。人天遽隔，可堪愴懷！環視國內，在北伐初期的高級將領中，迄猶健存者不多，而向公便是其中之一。其在軍中資望之隆，有如靈光魯殿。今向公不幸遽爾凋喪，誠有大樹飄零之感！豈獨其疇昔袍澤僚屬，慟悼莫名？凡我國人與乎舉世知者，當亦同深悲痛，永懷不盡。我忝攀世誼，感念長者，情何能已？茲謹就所知關於向公的令範嘉謨，並撫拾平生得意一二事，寫此以誌我敬仰懷慕之忱。